

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系列教材

西方哲学问题研究

● 张志伟 冯俊 著
李秋零 欧阳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系列教材

西方哲学问题研究

● 张志伟 冯俊 著
李秋零 欧阳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方哲学问题研究/张志伟等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系列教材

ISBN 7-300-03024-6/G·552

I. 西…

I. 张…

Ⅱ. 哲学—西方国家—研究—研究生—教材

N. B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07529 号

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系列教材

西方哲学问题研究

张志伟 冯俊 李秋零 欧阳谦 著

出版发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海淀路 157 号 邮编 10008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丰台区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1.25 插页 1

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80 000

定价:16.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教材工作委员会

主任：林 岗

副主任：杜厚文 周新城 秦惠民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彦 王 霁 刘大椿 许征帆 吴易风

胡乃武 徐二明 高培勇 曾宪义

秘书长：高培勇（兼）

ND10/1/1

总 序

在中国人民大学，很早就有过组织编写研究生教材的动议。但那时，研究生的课程体系尚欠规范。不仅各类课程基本上按二级学科（专业）设置，口径偏窄，同一一级学科甚或二级学科（专业）的课程，差异亦很大。而且，有些课程，也与本科阶段拉不开档次，教学内容重复。所以，编写研究生教材这项直接关系到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基础性工作，只是在某些学科或专业做过尝试，并未提上整个学校的议事日程。

1996年4月召开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是我国研究生教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在那次会议上，明确提出了“以提高质量为中心”的研究生教育工作思路，并且，根据培养跨世纪的复合型人才的需要，相应调整了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以此为契机，从1997年起，我们对硕士研究生课程体系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革：（1）适当加大课程教学在整个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比重。（2）将本科、硕士、博士三个培养阶段的课程设置作为一个系统，通盘考虑，拉开档次。按照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设置课程，确定教学内容。（3）本着“宽口径，厚基础”的原则，拓宽硕士研究生的知识领域，在学科门类内设置所有专业通开的核心课程——学科基础课。（4）统一课程设置标准，建立一套由公共课、学科基础课、专业课和选修课等四个类别组成的规范化课程体系。

打下了较为规范化的课程体系这个基础，我们即着手组织编

写硕士研究生系列教材。所编教材的重点是：全校所有学科通开的公共课教材以及分别在各个学科门类通开的学科基础课教材。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便是我们组织编写的第一批硕士研究生教材。

编写研究生教材，本来就是一件新鲜事物。编写建立在规范化的课程体系基础上的硕士研究生公共课和学科基础课教材，难度就更大了。因此，我们迈出的这一步，既具有探索性，又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当然，我们深知，这一批以及今后陆续出版的硕士研究生教材，肯定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还需在使用过程中不断充实、完善。我们也深信，只要方向明确，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我校的研究生课程体系和教材建设将会日臻成熟。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教材工作委员会

1998年3月22日

目 录

导 论 作为问题史的西方哲学史.....	1
第一章 本体论问题	10
第一节 本体论的概念	12
一、本体论和本体论问题	12
二、西方哲学本体论传统的形成及其演变	16
三、本体论的对象、结构和方法	21
第二节 本体论的认识论难题	25
一、怀疑主义的挑战	26
二、批判哲学的批判	37
三、科学思维方式的局限	45
第三节 本体论的语言学困境	53
一、“存在”之谜.....	55
二、语言的界限	61
三、“语言是存在的家”	68
第四节 本体论与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	76
一、本体论的理想性	77
二、存在与价值	81
三、一种可能的本体论	86
注释	90
思考题	92
阅读书目	92

第二章 认识论和思维方式问题	94
第一节 心智哲学与心身关系	96
一、笛卡尔的心身难题	97
二、心智哲学对于笛卡尔心身难题的消解.....	102
三、心智哲学对于心智本质的分析.....	115
第二节 近代认识论问题的现代解答	141
一、经验：从证实到证伪.....	142
二、因果必然性和归纳问题.....	153
三、事实的真理和推理的真理.....	160
第三节 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思维方式的 转换	172
一、“后现代”与“现代性”	173
二、后现代主义哲学对传统思维方式的转 换.....	180
三、对后现代主义转向的评价.....	197
注释	200
思考题	202
阅读书目	202
第三章 历史哲学问题	204
第一节 近代古典历史哲学	206
一、历史哲学的诞生	206
二、先验的历史与经验的历史.....	209
三、历史的必然和自由.....	214
四、历史进步观的确立.....	220
第二节 现代批判历史哲学	228
一、新康德主义：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的 区别.....	229
二、新黑格尔主义：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思想史	236
第三节 现代思辨历史哲学	243
一、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	243
二、汤因比的文明形态史观	250
三、雅斯贝斯的轴心期理论	259
注释	267
思考题	270
阅读书目	270
第四章 人性论问题	272
第一节 人性与德性	280
一、苏格拉底的人学转向	280
二、柏拉图的人性三分说	283
三、亚里士多德的中道人性论	285
四、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人性论	287
第二节 人性与理性	289
一、霍布斯的自然人性论	290
二、笛卡尔的心身二元论	292
三、康德的人性至善论	294
第三节 人性与感性	297
一、卢梭的自由人性论	297
二、休谟的情感主义人性论	300
三、费尔巴哈的感性哲学	303
第四节 人性与意志	306
一、叔本华的生存意志论	306
二、尼采的权力意志论	309
三、克尔凯戈尔的存在哲学	312
第五节 人性与自由	316
一、柏格森的生命哲学	316

二、萨特的自由哲学.....	319
三、马尔库塞的爱欲解放论.....	325
四、弗洛姆的规范人本主义理论.....	334
注释.....	344
思考题.....	346
阅读书目.....	346
参考文献.....	348
后记.....	350

导 论 作为问题史的西方哲学史

毫无疑问，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或不同的层面来研究和阐释西方哲学，不过“西方哲学问题研究”这门研究生课程却不是仅仅从某一个角度或某一个方面来研究和阐释西方哲学，我们设计这门课程的指导思想乃基于这样一种观念：西方哲学史归根到底乃是“问题史”，因而“问题”并不是研究西方哲学的一个角度，而是西方哲学活的“灵魂”和源泉，亦构成了它的最基本的整体特征。换言之，惟有将哲学史看作是“问题史”，我们才能从根本上把握西方哲学的神韵和精髓。

毋庸讳言，哲学这门学科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在人类的所有知识中，哲学的地位是十分独特的：一方面哲学的历史像其他科学一样古老而悠久，甚至更为古老而悠久，它堪称一切科学知识的源头，因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曾经被人们尊为科学的女王和最高的知识；但是另一方面它却始终无法像其他科学那样表现出某种普遍必然的或者至少是相对普遍必然的科学性。人们发现，在哲学的所有方面几乎都存在着争论，各种理论、学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它们之间很难形成基本的共识，以至于人们时常要怀疑哲学是否是一门科学甚或是否是一门知识。哲学这种尴尬的处境迫使哲学家们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站出来，为哲学作为科学的合法地位和意义进行辩护，然而他们的辩护往往看似合理，实际上却难以消除人们心中的疑问。结果我们发现，哲学至多在“理论”上应该是科学的，而“事实”上却从来不具备一

门科学应该具备的最起码的科学性。这一现象表明，如果我们仍然将哲学看作是一门“学问”，那么就必须对它的意义和地位作重新理解。据此而论，我们以为哲学的意义不是或不主要是体现在“知识”上，而是或主要是体现在“问题”中，换言之，哲学的历史并非知识积累的历史，而是问题的历史。

哲学的这一处境迫使我们不得不回到它的本源处去反思它的意义，或许在哲学这一概念的原初含义中我们可以找到原因。

众所周知，“哲学”一词源出希腊语 *philosophia*，本义为“爱”（*phileo*）“智慧”（*sophia*）。尽管人们后来在相当长的时间中曾经把它看作是一种能够为人们所普遍拥有的科学知识并且是最高科学，但是就其本义而论，它表明最早的哲学家们并没有这样“狂妄自大”，他们毋宁说是十分谦虚的人。因为他们知道，人生是有限的，而智慧则是无限的。正如柏拉图在《菲德罗篇》中借苏格拉底之口所说的那样，“智慧”这个词太大了，它只适合于神，而“爱智”这类词倒适合于人。人的有限性决定了他不可能完全占有智慧的命运，但是这并没有阻止人去热爱和追求智慧，尽管我们终其一生亦无法企及智慧这个至高无上的理想境界，但热爱和追求智慧乃是人之为人的责任和使命，我们应该也能够以之为人生的最高理想。显然，希腊人所说的“智慧”与我们所理解的“知识”是有区别的。智慧是某种无限的、自由的、至高无上的理想境界，知识则通常以有限的、具体的事物为对象。知识亦即一般意义上的科学知识是我们生存的工具和手段，它们的价值在于对我们的“有用性”，而对于智慧的热爱和追求则没有别的目的，或者说其自身就是目的。所以亚里士多德说，在一切学科之中，哲学是惟一自由的学问。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曾指出，哲学起源于“惊异”（*thau-mazein*），这句话的意思也可以理解为哲学起源于“问题”。不可否认，不仅哲学，实际上我们的所有知识都因问题而生，如果不

是因为对某种事物或现象感到好奇以至于自愧无知，我们就不会去追求知识。不过一般的科学知识都是针对具体、有限而且是确定的对象的，因而通过某种具体、有限、确定的方法总能找到至少是相对确定的答案，由此就形成了我们的知识，而科学史就是知识积累的过程，获得知识亦即科学的主要目的。如果一门科学给予我们的主要是问题而不是知识，它一定违背了科学的本性从而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哲学就不同了。我们追求智慧的目的不在于认识有限、具体的事物，而恰恰在于超越这些事物乃至我们自身的有限性，因而哲学问题往往是带有根本性的、最基本的、有时甚至是超验的问题，由于这些问题往往超越了我们的经验的界限，所以通常是不可能通过一般科学的方式来加以解决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们是没有终极答案的。当然，为哲学寻求某种科学的方法曾经是哲学家们的理想，只不过这一理想是注定不可能实现的罢了。一般说来，科学的问题大都有比较确定的有时是惟一的答案，虽然知识的进步同样是无止境的，因而科学问题亦不可能有一个终极的答案，不过从理论上说，如果人类可以无限地延续下去，我们通过知识的积累总是在逐渐地一步步趋近“真理”。与此不同，尽管哲学一样有进步和发展，但它的运动不是以知识积累的方式所进行的“直线运动”，而是类似于指向同一个“圆心”并不断地变换“基点”的“圆周运动”。因此严格说来，哲学的问题不是“问题”而是“难题”，因为我们对之不可能有一个答案而只能采取各种各样不同的解决方式。

当然，哲学问题并非都是纯粹思辨的、抽象的和超验的，我们或许可以将它们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宇宙、自然或世界的统一根据等等以及与此相类似的问题，如本体论、宗教哲学等问题。无论我们怎样看待这些问题，无论我们怎样回答这些问题，它们总是纯粹思辨的和抽象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另一类问题相对来说则比较具体，如认识论、伦理学、历史观等问题。但

是，由于在哲学上这后一类问题同样是一些“元问题”或“基础性的问题”，因而仍然不可能通过一般科学的方法而获得某种普遍必然的、确定的答案。在西方哲学中，通常古典哲学主要关心前一类问题，而现代哲学更关心后一类问题，然而无论是哪类问题，它们实际上时至今日都尚未有定论，也从未在哲学家那里达到过普遍的共识。显而易见，这一切都体现了哲学不同于科学知识的特殊的性质。

然而，在自然科学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的鼓舞之下，使哲学成为科学对于哲学家来说具有极其强烈的“诱惑力”，以至于千百年来哲学家们竭精尽智企图将“智慧之爱”变成“智慧之学”，形成了一种挥不去抹不掉的“科学情结”，其影响之深，我们从至今人们仍然没有放弃使哲学成为科学的理想可见一斑，当然他们的努力无一不以失败而告终。这一历史景观为批评哲学的人提供了最有力的武器，也是维护哲学的人千方百计希图一雪的最大耻辱。实际上，他们很可能都误解了哲学的本性。哲学的对象和问题与科学的对象和问题并不在一个层面上，以衡量科学的标准来衡量哲学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千方百计地维护哲学的科学地位同样没有意义。

有人可能会问，既然哲学更多地不是体现为知识而是体现为问题，而且其问题大都是没有最终答案的难题，那么我们为什么非要追问它们不可？

从某种意义上说，哲学或对智慧的热爱和追求起源于人类对自身有限性的自觉与超越。当人类从自然中脱颖而出从而有了理性、理智或自我意识之后，在他面前就出现了一道横在有限与无限、相对与绝对、现实与理想、此岸与彼岸之间的难以逾越的鸿沟，从根本上说，哲学所体现的就是人类企图超越这一界限的理想。尽管作为有限的自然存在，人永远也无法现实地通达无限的理想境界，但是作为有理性的存在，这个理想境界对人来说却又

是性命攸关的，所以他视之为人生的最高理想，并且始终不渝地热爱和追求它。在这个问题上，无限与有限具有质的区别，因而我们不可能凭借有限的知识的积累或世世代代的类的延续来跨越它们之间的界限。另外，由于人类这种理性存在的“本质”乃在于他的无限开放性，从而始终处于生成之中，所以智慧这一理想境界亦是无限开放的，我们永远不可能使之完全彻底地具体化或有限化。所以，哲学的意义不在于像科学那样为我们提供某种确定的知识，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或是使我们获得一定的改善生存状况的力量，一句话，哲学的意义不在于它的有用性。哲学主要体现的是人类对某种至高无上的理想境界的追求，代表着人生的“终极关怀”。如此说来，被人们视为哲学的最大缺陷的无用性可能恰恰是它的优越之处，倘若哲学也像科学那样具有某种实用的价值，哲学也就不成其为哲学了。显然，我们没有必要为了使哲学成为科学而使之失去自身的意义，换言之，哲学这门“学问”不是科学并不是它的缺陷，恰恰相反，这正是它不同寻常的优越之处。

因此，哲学与一般意义上的科学或知识不同。今天的人们在知识的占有上肯定比古人“先进”，任何一个医学院校的学生所具有的知识都要比医学始祖希波克拉底多得多，然而却没有人敢说我们在哲学思维上比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更高明。总而言之，对我们来说，哲学是且只能是体现为许多“问题”，而不可能成为某种普遍必然的“知识”。换言之，哲学问题乃是人类永恒追求但却无法获得最终答案的“难题”，我们对于哲学问题只能提出或采取这样或那样的解答方式，永远不可能给出一个确定无疑的终极答案。这看似哲学致命的弱点，其实恰恰是哲学的永恒魅力之所在。

所以，学习哲学与学习科学知识不同。科学的历史是一个知识积累的历史，一般说来，我们只需了解它的最新成就而无需知

道它的历史就可以利用它来为我们服务，但哲学离开了它的历史就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哲学是由问题和各种不同的解答方式所组成的，没有哪一个理论或学说能够代表整个哲学，惟有将过去、现在乃至将来所有对于哲学问题的解答方式统统“综合”在一起，我们才能描绘出一幅比较完整的哲学图案。因此我们说，哲学就是哲学史，学习哲学必须学习哲学史，惟有通过学习哲学史才能学习哲学。

由于哲学史表面上呈现给我们的是一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混乱景象，人们往往指责哲学缺少最起码的科学性，以各种哲学理论和学说都已过时而且陈旧不堪为由对之不屑一顾。如前所述，哲学的意义不在于知识而在于问题。就其知识的内容而言，历史上哲学家们的思想的确都过时了，人们一提到哲学始祖泰勒斯的“大地浮在水上”这一哲学史上第一个哲学命题就不免为它的朴素和肤浅而感到泄气，然而他所提出的问题亦即万物从何而来又归于何处的“本原”（*arche*）问题尽管后来不再是哲学的主要问题，但是仍然代表着哲学家们解决自然观问题的一种典型的方式。我们以为，哲学家们的理论或许已经过时了，不过他们面对的问题以及他们不同的解决方式却没有过时，也永远不会过时。真正说来，一位哲学家的思想其意义乃是由他所面对的问题以及不同寻常的解答方式这一“经纬度”来定位的。因而，哲学史从来不是某种线性的、知识积累的历史，它呈现给我们的是通往永恒无解的问题的许许多多条不同的“道路”，尽管没有哪条道路能够通达彼岸，但是我们注定要去寻找或选择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路。在这个意义上，正如海德格尔所说，从事哲学思想就意味着“上路”，哲学之运思永远“在路上”或者“在途中”。

因此，就哲学史乃是问题史而言，哲学不仅是历史性的，而且完全是现实性的，它是“历史性的思想”。当我们说哲学是

“历史性的思想”的时候，这里所说的“历史性”与通常意义上的历史性有所不同，历史性在此亦具有现实性的意义。我们说它是历史性的，因为哲学亦即哲学史是由前人所走过的许许多多条道路所组成的，离开了这些道路就没有哲学。我们说它是现实性的，因为前人所面对的问题对于我们而言同样是问题，因而他们所走过的道路作为对哲学问题的不同的解决方式，每一条都具有不可超越的永恒价值。当然，不容否认，在不同的哲学思想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每一位哲学家都是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之上从事哲学思考的。但是，一种哲学思想之所以具有历史意义却不主要体现在对前人的继承和发展上，而在于它是否提供给我们一些不同寻常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史并不是像黑格尔所理解的那样只有一条路或者只是一种哲学的发展过程，而是走了许多条路并且还将走出不同的路。在热爱和追求智慧的路上，亚里士多德掩盖不了柏拉图的光辉，黑格尔亦不能取代康德的地位。道理很简单：真正的哲学问题是永远没有终极答案的，哲学家们不过是尽其所能给出他们自己独特的解答方式而已。

就此而论，学习哲学史亦就是我们与古人在同样的问题上所展开的思想与思想的“对话”和“讨论”。

哲学问题是永恒无解的，因而古人的问题也是我们的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可能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会发生形态上的变化，但是它们在根本上是相通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学习哲学史就是我们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就共同的问题与古人进行思想上的“对话”或“讨论”，这也就是解释学所说的“视界交融”。在这里，把我们与古人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就是“问题”。学习哲学史无非是将古人所走过的路再走一遍，对古人之所思再来一次反思。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把哲学之路走下去，选择、寻找或开辟我们自己的路。于是，在我